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虞初新志 卷十四

平苗神異記 永平王謙搗齋郵寄鈔本 城步，非邑也，故屬湖廣寶慶之武岡州，設官城步巡檢司。苗民雜處，民不及什一，數歲輒竊發，守土將吏不能勝，恒被害。有明弘治甲子，峒苗李再萬倡亂，巡撫閻公討平之，疏請建縣治，用資彈壓；爰割武岡之綏寧二里半隸焉。城於巫水之上，凡五峒十八寨環其外。為宰者聞父老談舊事，目瞪口呆，若不終日。城雉不盈百，東、西、南列三門。北門故有漢前將軍關帝祠巋然踞城上。邑人敬事之，禱求必應，然未嘗現身示異也。

餘以康熙庚申謁選，得是邑宰，親故餞別者，為餘危。餘笑謝之。初蒞治，苗不敢猖獗。迨癸亥七月朔，粵西全州西延峒苗楊應龍，嘯聚苗瑤一千七百餘黨，將侵城步。殺人祭旗，誓以七夕決勝，謂孤城無備，可談笑取。先是餘逆揣變作，陰募敢死士三百人，練習有法。及偵得實，單騎相地勢，秘授計。七日閱，賊直薄城下，望見旌旗刀戟皆嚴整，相顧錯愕，如出神算，不復有鬥志。餘屬典史徐士奇、把總王明守北面，練總楊應和守南城，撫苗陳天武守西城。餘獨當東面，扼其衝，率精銳出城，乘賊暮氣，深入其阻。應龍倉猝失措，有左道用符演咒法，無一效，皆手戮之。餘黨膽落奔潰，不二里，伏兵四起，除被刀箭中火器死者，生擒五百餘人。渠魁應龍，故馬寶部下裨將。助賊為妖者，黃羊山道士周大聖也。

及訊賊「曷不奔竄，而屈首受擒？」僉曰：「方將遁，恍惚有赤面長髯大將，乘白馬自天而下，指揮神兵，八面旋繞不得脫。」餘始驚異，旋問我軍，所見無異辭。日既晡，振旅歸，亟登城謁帝，仰見帝面汗浹如雨，如甫釋甲狀，益加悚惕，叩首謝。

自惟涼德，何敢辱帝力？或者正可勝邪，誠可回天？今茲平苗斬妖，不請一兵，不傷一民者，真神助，非人力也！餘何人斯，敢妄據天功哉？爰是新廟貌，肅幾宴，遠近奔走者日盛。邑人士作《平妖傳》，及詩歌傳奇紀事，謂百年來所未有。苗患遂不復作，今又二十餘稔矣。每歲七夕，餘必齋肅祀帝，無忘厥功。獨怪帝乘馬故赤色，此獨白。或疑馬援嘗伏五溪蠻，得毋伏波將軍來耶？餘謂不然，神像既汗浹示靈爽矣。餘無疑乘馬者非帝也，疑帝之馬何以白也，姑闕疑以俟考。

附：吳寶崖曰：攄明初某勳戚家畜一白馬，肥且健。一夕關帝夢示雲：某省寇亂，欲假而馬助兵。旦起視廄中馬，僵臥不起，蓋攝其神往矣。迨奏凱，勳戚益敬服。京師人異之，因建白馬廟奉帝。自是帝現身顯靈，捍倭破賊，輒騎白馬以為常。今大司馬遂寧張公嘗云爾。則城步平苗神異，信哉為帝無疑也。特舊傳帝馱赤兔馬，一日千里，豈一蹶不復振耶？抑久用而瘁，用人間馬協力耶？附識以資傳聞之異雲。

附：紀香木作像

吳陳琰寶崖

觀察永年王公，初仕城步，平峒苗之亂，感關帝神兵之助，將特立帝像以祀。一日巫水暴漲，浮一香木於張家衝殊勝庵前。僧法徹見而異之，謂若有神運，當留鎮山門。士民請於公，作像奉之，公為碑文以紀。愚按先輩黃貞父雲：「江南文德橋，有香楠木一株，長五丈許，浮秦淮而下。諸生徐嘉賓夢神告曰：是乃聚寶門外關廟物也。於是收而斲之，作三義像。二事何後先合符也？大抵神物不世出，有主則靈。巫水之木，安知非感王公正氣，為彈壓溪蠻百世不復萌亂之兆耶？江南之木感於夢，則一介不可妄取，天下事類然矣！矧倚恃權要，竊據神物，如周宣王鼎為嚴嵩崇者，可勝道哉？」

張山來曰：今王午歲，苗民投誠剃髮，備伏於聖天子之威靈，直當與虞帝之舞乾羽而格有苗者輝映後先。讀此記而益信。

紀老生妄訟 錢塘吳陳琰寶崖手授鈔本

永年馬兆燧，中崇禎庚辰進士，癸未殿試本朝，由行人考選巡按湖北。有鄖陽老生某投牒雲：「運將鼎革，不聞漢壽關公扶我國祚，請下令訊之。」馬可其請，遽發鄖陽司理某親鞫。司理奉令唯謹，委胥役往招之。役亦莫知所從，謁關廟叩首謝過。起，見香爐側白鑊一錠，始未嘗見也，乃悟神亦如人世賞勞然者。旋復司理，懸牌某日聽鞫。屆期，老生果至，空際忽有旋風自城南來，突現帝像，衣冠皆與今世同，隱示氣數難回，帝亦從時制也。現身未久，駕空而去。司理及胥吏驚怖欲絕，老生已昏僕，七竅流血死。

愚哉老生！懵天運而咎神，神其能宥乎？若巡方貿然許，司理貿然行，胥役貿然往，皆愚之愚者。而帝必現身說法，所以傲愚者至矣哉！冒瀆者可鑒矣！馬氏尚存案卷，永年王觀察公猶及見之。

張山來曰：若巡方不貿然許，司理不貿然行，胥役不貿然往，亦不能顯此靈異。

會仙記 宜興徐嗜鳳竹逸願息齋文集

會仙者，非真仙也，有似乎仙則仙之矣；非會其面也，聞其言如會其面矣。曷言乎有似乎仙也？知人心中之事，知人未來之禍福，非仙而能之乎？曷言乎如會其面也？不見其形，得聞其聲，有問必答，語皆切中，非如會其面乎？

王戌春正月，扶風橋許生，名丹，字若夔，同其父玉卿入城探親。去城二里許，遇兩美女視之而笑。許生素謹樸，不動念。是夕宿親袁氏家，臥小樓上。燈滅，忽聞剝啄聲，問之，則稱「奴家。」許生父子怪之，急叩主人門，大呼有鬼。主人率僮婢秉燭出，一無所見。坐逾時許，辭主人。主人退，復作聲，述許家平日事詳而確。且說：「奴與生有夫婦緣，故來相訪。」許益疑而畏之，假寐不與言。遂倚樓唱時曲數闕，達旦而去。

閱十日，生自外入臥室，見前途遇美女，豔服坐其床，旁一美婢侍。許生怪之，細詢其來歷，自言：「姓胡，字淑貞。五百年前，在宋真宗宮，生寺人，奴采女，意甚相悅，訂來世為夫婦。不意奴墮胎胎，生轉數世不相值。今奴修煉將成，乘生娘子歸寧，了此夙緣。毋疑我也。」生以告其祖漢昭。漢昭故明秀才，年已七十餘，聞而怪之。急入室，無所見，但聞婦人聲，以太公呼之：「請坐，受奴家拜。」漢昭心知是妖，而無法祛之。

夜伴生寢，淑貞執婦道甚謹。與漢昭敘談，引經據古，無一俚語。以漢昭在，未嘗與生狎。比曉，裡人知之，竟來訊詰。淑貞因人而語，與子言孝，與弟言悌，與姑言慈，與婦言順，一如大儒之言。間有以故事相難者，淑貞悉其原委，出人意表，往往難者反為所窮。於是漢昭信其妖而不邪，故出以成其夫婦緣。

其初至也有詩，定情也有詞，風流芳豔，允為情種。乃許氏戚族，咸為生慮。或叱之，或怒罵之，甚或持刀向空揮之，或掖生匿避之。淑貞曰：「吾為情來，諸人不以情待我，盍去諸？」吟怨別詩而去。去遂不復來。

然待女素娥時通音問，取履式制履，精緻勝於常婦。口誦淑貞《相思曲》，情甚殷。一日生涎其美，以手戲之，素娥嚴詞拒，不似人間婢子之易挑者。自後素娥來，必偕秋鴻。有時偕數婢來，曰春燕，曰一枝紅，曰青青柳，皆古美人之名，使人聞之而魄動。

癸亥五月，淑貞遣秋鴻迎生去，生難之。秋鴻曰：「閉目附吾肩，可頃刻至。」生如其言，耳聞風浪聲，目不敢開。少頃，秋鴻曰：「至矣！」生開眼視，石壁削立。秋鴻以扇拂壁，豁大門，肅生入，內皆精舍。女樂兩行，鼓吹音妙不可狀。淑貞一姐一妹，俱出見，分主客坐。素娥抱一女孩，曰：「此小姐所產，十閱月矣。以其生綠陰下，因名綠陰。」生接置膝上，女即以爹呼之。留生宿，其供具鮮華，都非塵世所有。淑貞隨其姐若妹，早暮焚香誦佛，與生並坐而不與同寢。留四日，淑貞曰：「官人宜歸矣。家中娘子欲投河，倘不測，奈何？」即遣秋鴻送生歸。歸而婦已泣河乾矣。臨別，手制葛衣葛褲贈生，歸而視之，頗與閨葛類。是年冬，又遣婢迎去，其路較前略近。生問何地，素娥曰：「前黃山，今銅峰也。」素娥、秋鴻輩時到生家，為之理家事，雖瑣屑必當。

許生，餘之內甥也，向餘述其詳。餘疑之而亦羨之，屬生致素娥，求一會以問休咎。生果以餘意致之，素娥曰：「諾。當以甲

子正月十二日為期。」屆期，餘放小舸往。生設酒饌。暢飲畢，余曰：「仙真爽約乎？」漢昭曰：「必不爽，請安枕以待之。」漏未二下，忽榻前呼曰：「老相公，丫環來矣！」「老相公」，稱漢昭也。餘披衣起，問之曰：「來者素娥姐乎？」應曰：「是。徐相公請安臥，不消起來。我小姐有詩贈徐相公、周夫人。」誦詩云雲。初聞不盡曉，問之，又誦一遍，曰：「小姐更有詩，專贈徐相公的。」誦詩云雲。余曰：「亦未盡曉。」又誦一遍，尚有未曉處，問之，一一說明。既而曰：「相公壽有九旬，晚景都佳。」餘問曰：「我前世是何等人？」曰：「相公前世是醫生，誤用藥傷人之子。夫人前世是堪輿，誤看地，絕人之嗣。是以今生生而不育。然相公忠厚正直，暮年必得一子，只是積德要緊！」時同候會者，周子雲槎、仇子長文、陸子求聲，各有所問，皆就事直答，不作影響語。語久辭去，瀕行，曰：「吾妹秋鴻，即送香水來飲。」頃之，空中忽報曰：「秋鴻送香水在此！」移燈照之，果有一壺在幾。手撫壺，壺熱如新淪茶。秋鴻自言，須請許二官來斟。呼許生出，取香水分酌之，氣香味甘，仙家所謂瓊漿者非乎？聞有步履聲，推門入，口唱曲，嫋嫋不絕，出即告去。餘留之曰：「秋鴻姐何不歌一曲，使我輩共聽好音乎？」秋鴻應聲而唱，雖不辨其為何曲，而曼聲縹緲，聞者莫不神飛。曲終，飄然去。餘錄其詩示同人，同人屬而和，得詩詞若干首，匯錄之，顏曰《仙音集》。

噫嘻！子不語怪，恐惑人也。若淑貞之事，怪耶非耶？其形但與許生見，他人未有見者。來也無影，去也無跡，窗戶不啟，條而坐人之床。以為怪，則真怪也。然始以情，繼以義，所言者中庸之道，所習者人事之常；投以詩詞，輒次韻和答。以為非怪，則真非怪也。蓋胡者，狐也；美姿容，篤因緣者，淑也；匿其貌，不與他人見者，貞也。狐而近於仙也！夫古人登岳涉海，以求仙而仙未易得會，今餘於咫尺間親為問答，飲香水，聆妙曲，直以為會仙可矣。第其女綠陰，許生所生，非狐矣，後必有出世之時。餘果壽，尚得見之否乎？

張山來曰：狐而貞且淑者，其性也；淹博而知禮義者，則其學也。吾不知其以誰氏為師。

太恨生傳 荊溪徐瑤天壁

太恨生，東海佳公子也。與餘形影周旋，神魂冥合，因熟悉生情事。生父司李公，望重一世。生承家學，折節讀書，當代名流，咸傾其才調。丰神俊邁，性孤潔寡慾，未嘗漁非禮色。

娶元女夫人，婉嫻貞淑，生相敬如賓。夫人嘗謂生曰：「吾夙耽清淨，苦厭凡緣。膝下芝蘭，幸蚤林立，生平志願已足。當覓一窈窕，備君小星，吾即守木叉戒，繡佛長齋，不復煩君畫眉矣。」生曰：「自卿為餘家婦，門庭雍睦。方期百年偕老，豈忍令卿誦《白頭吟》耶？雖然，卿家有命，餘寧矯情？第選妾須德才色皆備乃善。正恐書生命薄，難獲奇緣，有辜卿意耳。」

先是太原某，世為洞庭山人，以貧故，質其妻為生子保媪。未幾，某死，遺一女無依，寄養豪右某家。某家婦悍，名曰養女，實婢畜之。女受困百端，無生理。媪恚甚，往爭曰：「向固以吾女為若女，而女困辱至此，於義已絕，吾挈女去矣！」某家咸憎女，聽媪挈歸生家，年十六矣。女雖支離憔悴，而柔婉之態，楚楚動人。夫人一見絕憐之，親為熏沐。教以女紅，無不精緻。時戊辰冬，生自茂苑歸，問所從來。夫人語之故，因謂生曰：「曩欲為君置妾，而難其選。今此女明慧端懿，乃天賜也。亦有意乎？」生昵而笑曰：「唯卿所命。」生母亦見女賢，密諭媪，欲為生成之。會生仍往茂苑，尋丁外艱，事遂寢。

居半載，夫人乘間謂女曰：「吾視汝德性貞醇，體度莊雅，雖名閨淑媛，無以過之，豈宜為庸人婦？吾郎君才品風流，真堪婿汝，當以赤繩係汝兩人。幸事獲濟，即妹視汝，汝盍早自決計？」女沉吟未答，既而泣拜曰：「妾惻惻母子，困苦伶仃，來托宇下。夫人遇妾，誼逾所生，常恨碎骨粉身，不足為報；生死禍福，敢不唯命？今所以不輕一諾者，誠慮人心叵測，事變難知；三生緣淺，好事多磨折耳。幸辱夫人與郎君約，郎君家世清華，先業未竟，當勉圖光大，努力青雲，慎無以兒女情長，令英雄氣短。且太夫人春秋高，承歡養志，端在郎君。詎可牽惹閒情，致乖色養？一也。郎君與夫人，雞鳴戒旦，鴻案相莊，萬一割愛分寵，遺刺《綠衣》，妾罪大矣！二也。郎君外服未闕，大節攸關，妾當珍此女兒身，俟除服後，上啟高堂，明成嘉禮。倘稍遲情緣，冒嫌疑，妾不足惜，人其謂郎君何？三也。誠如妾言，妾無悔矣。」夫人笑曰：「固知汝有有心人也。好自愛。」因具以告生。生驚喜曰：「安得此大學問語！謹受教。」自是生必欲得女，女一意以身委生。而夫人亦唯恐不得當也。

大率女之為人，性殊靈警，而嚴於舉止；情極肫惻，而簡於言笑。居常女伴相徵逐，女獨靚妝凝神，蕭然自遠。終日坐閣中，專理刺繡，影匿形藏，非媪呼，不入中堂。間遇生，輒遙引，以故終歲同處室中，絕未通一言。生情不自禁，欲得女一晤語，倩夫人為介。女難之。夫人固請曰：「郎君無他意，第欲共汝作良友相酬對耳。」至則儼容端坐，雙目瞪視而已。然生亦以遠嫌，不敢數請相見。即女見生，必邀夫人與俱，乍語乍默，若近若遠。間或並坐月中，偕行花下，各陳勉慰之辭，半吐愁思之句。雖情好愈摯，而燕昵俱忘，歷三年不及於亂。夫人每從旁戲曰：「汝兩人內密外疏，何乃無風月情？」

生臥室與女妝閣離隔絕，而室密邇。生中夜朗吟，與女刀尺聲，時相答也。女嘗謂生：「郎君驚才逸韻，妾如獲侍巾幘，永伴文人，素願已愜。第自恨未嫻翰墨，他日香奩中，弗克供捧硯役，奈何？」生笑曰：「以汝夙慧，奚患不識字耶？結褵之後，汝備弟子禮奉餘為師，燈前月下，授汝《女論語》、《孝經》及古詩詞，何如？」女點首曰：「尚須教我《法華》《多心》諸經也。」隨口授《關雎》數章，並解說意義。女微笑覆之，不失一字。生出外，女隨夫人過書齋。視幾硯上塵，拂拭之；圖籍縱橫者，整齊之；庭花色悴，則汲水灌之。

性愛焚香，竟體芬鬱襲人。雅好淡素妝，荊釵裙布，必整必潔，泊如也。生每遺以香鈿諸物，必堅卻之，或以夫人命始受。又常倩制一錦囊，不可。強之，則雲：「俟兩年後為郎制之。」其謹慎識大體如此。

始女寄養某家時，嫉女殊甚，至是聞女美且賢，乃大悔。遂改養女為養媳，誘媪兄及姪，坐姪主婚，而以媒氏屬媪甥，更為流言以捍生曰：「女固某家婦也，而生實圖之。」生有忤奴利其金，因挾為奇貨，於媪前作楚歌，而陰告某家，且授之計。生素以名義自持，又見肘腋間多媒孽之者，猶豫未決。會以事遠出，某家聞之，疾令媪甥持五十金為聘，給媪兄劫媪使受，約某日來娶。生歸，益錯愕，不知所為，夜同夫人謂女曰：「吾向以汝為囊中物，今變起不測，勢難復挽，奈何？」女曰：「妾計決矣！倘事勢窮促，以死繼之；否則祝發空門耳。外此非妾所知。」生曰：「汝奈何輕言死哉？餘與汝纏綿情境，三載於茲，居恒晤對，儼若賓師，情固難拋，義則可判。今奸人逐影尋聲，將甘心於汝。萬一以餘故輕生，外間耳食，其以汝為何如人？殺身不足以雪恨，只增餘悲耳！且汝縱弗自惜，獨不念汝母乎？唯向空王乞命，於計較可。辦香供佛，余當一以資汝。然汝淒涼禿榻，斷送青春，餘又不忍令汝出此也。」女歎歎久之，曰：「嗟乎郎君！今生已矣！」面壁長號。生頻呼之，不復應。時壬申正月十二夜也。

先是女密藏醮與剪於衽，為女伴所覺，搜去之。至是乃手制女僧冠服，促媪於試燈夕，偕入尼庵。臨行，夫人持女痛哭，不忍舍。左右皆掩泣，莫能仰視。生但目送而已，虞辭楚帳，嬌離漢庭，不足喻其悲也。庵內老尼詰其事，不肯為女剃度；哀懇再三，終不許。而某家偵知之，懼有變，急倩媪妯趨庵中，防護甚嚴。女自度不免，中夜起，呼媪哭曰：「母乎！兒至此命也夫！為傳語……」語未畢，氣結不能出聲。媪急抱持之曰：「兒欲何言？」女欲言，復大哭暈絕，如是三。良久始曰：「兒與郎君，跡若路人，分喻知己，生平志念，皎如日星。本期辦一死以報郎君，今流離轉輾，計無復之。求死不得，求為尼又不得，命之窮也，一至於斯！天實為之，其又何尤？兒為郎君，澀眼全枯，驚魂久散，顧念死出無名，徒令枉死城中，增一業案耳。今與郎君恩斷義絕矣！天荒地老，永無見期！好謝夫人，善慰郎君，勿復以兒為念，即視兒作已死觀可耳。」言訖，母子相抱大慟，僕佛前。而某家人舟適至，蜂擁入庵，挾女而去。

生自與女訣別後，心搖意亂，忽忽如有失。及媪歸述女言，益狂惑失志，觸目神傷。夫人憂之，且慰且讓曰：「吾本欲為君締此良因，不圖變出非常，累君至是。雖然，君自與女無緣耳。君向不早為之所，因循蹉跎，坐失事機。迨奸人計賺時，以君之力，猶足與爭，挺身而前，未必無濟。乃袖手任其鼓弄。今大事已去，悔恨何及？且天下豈少良女子，而獨沾沾於是為！」生仰天太息曰：「夫人休矣！餘非登徒子，誓不效雜情奴態，暮暮朝朝。自見女後，畢世悵恍，無端傾倒。試問遇合之奇，有如此女者乎？我

見猶憐，有如此女者乎？兩心相得，有如此女者乎？乃婉孌一室之中，荏苒三年之久，餘亦非魯男子也。所以禁欲室私、坐懷不亂者，亦冀正始要終，各明本懷耳。事幸垂成，一朝雲散，若以丹誠所感，雖減頂捐軀，亦復奚恤！顧乃咽淚吞聲，甘為奸人所賣，誠欲以禮相終始也。鼠牙雀角，適足增羞，抑豈令賣菜傭持我短長乎？今而後，餘終當以情死耳！血殷腸裂，骨化形銷，此恨綿綿，寧有窮極！卿勿復生別念，縱使賢如絡秀，麗若綠珠，不能易此恨矣！」自是益不自聊賴，或竟日枯坐，或徹夜悲歌，積久遂成心疾。

餘見且傷之，為作《咄咄吟》一卷，《情懺詞》一卷，以廣其意。且生與女相愛憐若此，而卒不相遇，真堪遺恨千古，烏容秘而不傳？而不知者，反以女為生口實。因詳述之，以告天上人間，千秋萬世之情癡有如生者。

幻史氏曰：餘觀生與女，發乎情，止乎禮義，豈尋常兒女子所得擬乎？當其適然相遭，理既允當，於勢又便，況有閨內以作主合，如此而不遇，豈人生快意之事，造物者故厄之，使弗克有終耶？不然，生與女命實不猶耶？然跡其後先言行，女非有意負生者，形禁勢格，變至無如何耳。而生也寧守經，毋達權，事固弗易為流俗道。悲夫！語雲：「未免有情，誰能遣此？」餘又感夫以禮相間者之情，尤不能已已也。

張山來曰：吾不知太恨生守經之心為何心，不唯有負此女，抑且負元女夫人矣！

瘞水盞子志石銘 蕭山毛奇齡大可

水盞子者，越器也，其器不知造於何代，亦莫按其制。相傳隋萬寶常析鍾律，能叩食器應弦，後人即以水盞入樂。或曰：古有編磬，與水盞同；古金以鍾，不以鉦；今以鉦易金，雲鉦即編鐘也。編鐘一變而為方響，再變為鉦。水盞子雖不必以瓦，然由變而推，則易石以瓦，或亦非無然者與？《陳詩》云「坎其擊缶」，《史記》秦王為趙王擊瓦缶，而莊周子乃鼓盆而歌；雖或以節音，非以倚音專聲赴奏，有如祝然，然而猶瓦為之。

明興平伯從子高通，蓄婢住子，能叩食器為《幽州歌》，箏師擋箏在旁，能曲折倚其聲。姑蘇樂工謀易以鐵，不成。乃購食器之能聲者，得內府監製成化法器若干，則水淺深分上下清濁，叩以犀匙，凡器八而音周，強名曰「水盞子」。順治乙酉，王師陷安平，江都隨破，家人之在文樓者皆散去，住子投射破死。康熙甲辰，予遇通於淮陰城，托鎮淮將軍食。食頃，懷二盞出，供奉器也。中{豆}水級，叩之泠泠然，語其事而三歎。鎮淮將軍命瘞之淮城東唐程將軍咬金墓側，如瘞住子者，而使予志於石。其文曰：

編竹為簫，編石成磬，方響不傳，水盞可聽。  
破十六葉，更為八瓷，中流深淺，高下因之。  
五邱漸安，犀槌自燃，戛即函胡，桃將宛轉。  
試斟涼酒，遙倚素曲，半袖綵錦，五指琢五。  
既越蕤板，亦邁徵弄，中曲撥撲，能使神動。  
吹角出陣，鳴笳在疆，北鄙好殺，南風不揚。  
烏啼失林，霜裂震地，官渡戰亡，安西軍潰。  
已奪都尉，將邀昭妃，錦車翠幕，驅馳何為？  
昔者杞梁，妻赴淄水，朝鮮有婦，墮河而死。  
或援箏篴，或形操暢，彼美善懷，與之相向，  
身同波澄，技乃響絕。殘金斷絲，方寸不滅，  
爰歸黃土，仍歌青台，英雄粉黛，千秋同埋。  
昭華之瑄，藏於幽隴，元康阮咸，乃闕古塚。  
鼓缶無路，招魂有詞，彼美而在，尚其依斯。

張山來曰：八音中唯土無新制，予嘗欲以磁器補之。今讀此，乃知素有其器也。

姍姍傳 武進黃永雲孫

姍姍者，字小姍，周姓，戴溪黃夫人侍兒也。母夢吞素珠一粒，覺而娠，群輩卜之，宜男。及姍姍生，咸賀之曰：「是雖女也，當有福慧。」數歲戲於庭，適夫人敕銀工制釵，曰：「如一封書式。」姍姍應聲曰：「一封書到便興師。」夫人為之發粲。自是極憐愛之，親為剪髮裹足，令從女塾學，得近筆墨。稍長，課之繡，金針鴛譜，一見精絕。稟性婉媚，善伺夫人意，先事即得。夫人每曰：「此吾如意珠也。」幼有潔癖，薰香浣衣，唯恐弗及。凡其服食器用，卒不令諸同伴近之。晝則旁習女紅，夜則隨夫人合掌海南大士。既退，但閉閣寢坐，終不聞語聲。其靜心類如此。

丁亥，姍姍年十五，夫人將為之字。而孝廉黃永雲孫者，時以下第歸里。雲孫故倦游，然門外多長者車轍，問奇屢滿，劈箋調墨，日不暇給，思得麗姝為記室。厥配湘夫人，才而賢，相與謀之曰：「是欲副餘，天下豈有樊素、朝雲其人者乎？即有之，當以禮聘。」而雲孫負相如之渴，所好又特異，每曰：「豐肌肥婢，傭奴配耳。昭陽第一安在？吾寧築避風台俟之。」以故薄游於廣陵、姑蘇之間，幾於紅粉成陣，而卒無所遇。

一日為黃夫人六表初度，雲孫以族之猶子，從而捧觴焉。姍姍侍夫人出，常妝便服，遲遲來前。鬢雲霄雪，柔若無骨，而姿態閒逸，娟娟楚楚，如不勝衣，立而望之，殆神仙中人也！雲孫瞥見心蕩，私自念曰：「其道在邇，求之則遠。彼美人者，真國色無雙矣！」時親族畢集，群進而壽。姍姍延佇既久，雲孫得數數目之。姍姍面頰發赤，為一流盼而已。禮畢，遽隨夫人。雲孫悵然別去，賦《浣溪紗》一闕。於是呼媒者告之故，使通慫慂。而夫人重惜之，不欲以備小星之選，固拒不許。雲孫書空無聊，計無所出。乃夫人之長君來玉、次君雪茵固善雲孫，力為之請。夫人曰：「吾以掌上撫之，極不忍使為人作妾。必欲為雲孫請者，有姍姍在。」命家嫗以其私詢之，姍姍不言。嫗曰：「是前稱壽者恂恂少年，吾聞其才名冠江南，捧硯司花，猶勝黨將軍羔酒。且私心慕子，唯恐不得當也。唯夫人命，可乎？」姍姍首肯。先是裡中貴子弟，為夫人內姻者，咸願以金屋貯姍姍。姍姍聞之，輒大恚。至是聞嫗言，為一破顏，以是知其心許雲孫矣。即報可，雲孫大喜過望。湘夫人出私資聘之。

是時適當順治戊子十月，諸應春官試者，悉北上。雲孫將諷吉娶之偕往，以父命不果，且促之駕，不得已，治裝將去。而聞姍姍忽遭疾，雲孫為留竟月，延醫治之，意殊怏怏不欲行。使者傳夫人語曰：「兒疾在我，雲孫豈以一女子病而輟試事？」越夕，僕夫趣行，其友許聖本等餞行郊外。雲孫賦《減字木蘭花》一闕志別曰：「東君有意，知許梅花也未。小漏春光，怎禁西風一夜霜？淒然相對，花底溫存花欲淚。殘月如弓，幾剪燈花又曉鐘。」遂去。而姍姍病益劇，醫來，猶強起櫛沐，然已骨立不支，似猶舉首盼泥金也。既又聞雲孫被放，愁容憔悴，捧心而泣。夫人再三慰諭曰：「若何所言，但告我！」姍姍曰：「妾命薄，辱夫人膝下，十六年於茲。無祿早世，不得長侍阿母，夫復何言？」夫人固問之曰：「豈有思於雲孫耶？」姍姍長吁瞪目，顧左右曰：「扶我扶我！」起而頓首曰：「郎君天下才，眷我厚。今試北，非戰之罪，乃以妾故也。且妾夜者夢持檄召我，冉冉登雲而去，意者在瑤池紫府之間。為我謝郎君！生死異路，從此辭矣！」撫枕淚落如雨，自後不復進藥，數日竟死。

死之三日，雲孫抵家，湘夫人淚光瑩然猶在目也。雲孫曰：「將無妾面羞郎，來時未晚耶？」湘夫人曰：「不然。坐定，吾語若。」歎曰：「呀！姍姍死矣！」雲孫既內傷姍姍，居平忽忽不樂，幽思隱慟，時結於懷。嘗以一杯臨風告於靈曰：「吾將入海，乞不死藥、返魂香以起之，則三神山有大風，引舟不能到。欲得少君方士之術，上天入地求之遍；而七夕夜半，未及比肩，無誓可憶。佳人難再得，當復奈何？」然其後姍姍亦數入夢，是耶非耶？不可向邇。於鱗《李夫人歌》云：「紛被被其徘徊，包紅顏其弗明。」兩語俱神似。或云：「姍姍從夫人虔修彼法，先以淨體化去，不效梁玉清素太白。」理或有之，大要使白骨可起，則月

下風前，呼之或出。《牡丹亭》一書，不得盡謂湯若士寓言也。姍姍既死三閱月，同里墨莊書史為之傳。

論曰：餘聞姍姍遺事甚詳，其吳娃紫玉之流與？或曰：「天下多美婦人，何必是？」此負情儂之言，不足為雲孫道也。雲孫登堂乍返，未得再顧，而鍾情特甚，豈冶色是溺，蓋亦歎為才難者乎？史稱阮嗣宗醉眠鄰女爐側，及其既死，又往哭之，可謂好色不淫，雲孫近之矣。